





胡漢民酷嗜黃米粥

謂革命老之胡漢民，  
出京門，久居妙高台上，  
東山之再起，而閩津無  
就於春間攝攝行裝，乘  
浮海，胡於抵滬之時，備  
臺上，讀書寫字，間且研  
在任意每日之生活，除偶  
是一抵京病牀，即得然  
夫人女公子等徜徉名山  
景之間，暇輒一如在妙  
臺上，讀書寫字，間且研

新豔秋已訂白首盟

病居家中久未上演病愈再打算  
公子多情時來問詢入幕有希望  
坤伶新點妝色鮮艷一時  
每次出齣都得好評故其  
旅館週到。追求者大不乏  
人惟舊成名藝人。惟有相  
識舊人。故戲中自願傾角。  
恰不以爲然。一次須俟

軍抵浙西，正擬乘勢北來，忽而逆寇掛號  
信至，爲四板官報之下，書則並述「父  
故速歸」四字，余接閱之下，驚悸異常，  
手顫抄莫可名狀。睨目直射者久，始折  
閱內容，寥寥數語，述吾父病近消息，余  
不禁怆然。嗟，吾父病過去，嗚呼，吾父其  
死矣乎！似此如之奈何！明日，大軍又須  
前進，一時憶念無措，乃特函原道并繕具  
請假文件，向團長辭去職務，幸蒙照准。

千山，計有幾千餘峯，一路既無輪船水道可通，即公路舟楫之類，均付缺如，此兩千餘里之遙遠路程，蓋必須全憑徒步始可達到也。嶺南關山，雪深路滑，然艱難心切，勇氣倍增，遂不暇計此行前途之困苦難辭，於大軍開拔後，即毅然先行。裝，將笨重物事，概置之當地雪鋪，自己僅留小皮箱一隻，揹囊一件，隨帶所需物事，亦不願隨役捆負，第一隻揹去，獨行夜宿，涉水登山，世有所謂奔喪者，余此回蓋名副其實也。

## 狭窄的世界肉的交流

騙人的笑金錢的俘虜

呢燈害了，電燈變換神秘而跳盪的顏色。於是——對、對對！——開始建造起來，抵貼着，緊緊的，在光滑如冰的地板上，鋪着鋼牌的聯繫，那樣的糾纏着，緊緊的抵貼着，摩擦着，摩擦着，穿在額料，心在跳盪，舞者的笑得意地，對女人們也笑的得意地，俘虜，那誰是俘虜。

這世界是狹小的，只有肉，金錢，此外便是騙人的笑。

(完)

記贛民廳長王又庸

[illegible]

竹枝詞  
(萃小)

左所云云，事已過去，早已成明日黃花，本不值一刺目，但作者初執牛刀，情一登為快，故就就之，中間平仄即多不調，為意增輝，新花爛熳，因編者之說，則小萃者多劣也。

（編者）

熊毛佳話，前生結得好姻緣。笑美鬚刀話舊情。莫謂老翁年六六。要知婦婦正嬌

悲喜也。明年穩抱一小兒姪女而喜。（此首接即指熊氏姪女而言）

○說文釋字下嫁元戎或說元戎下嫁奈是五更。收拾羅襪下嫁去。申申底事又下嫁。（此句指世人不對元氏下嫁，頗多反對）

○人結婚下。民國婚嫁說自由。粉紅下妝樓。好把綵綵作嬌婿。（愛他有的是哀憐）

[illegible]

三按星摩浴室  
 特別大犧牲  
 按摩全套  
 祇收一元  
 本浴家地點適中交通便利開清潔環境精美上座女傭招待週到手藝極精輪宏富麗手包你滿意如蒙各界惠顧不勝歡迎之至  
 〔地址〕西貢路通順街店對面文元里中弄第三家

主義的思想，對於現在，當然非常「地不合的。」

作者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可是從上面的一段話裏，可以知道他對於「惠生的利己主義」而「易卜生的思想完全

主義的，恰背道而馳。F. R. Rockaford 在 1902 年給 M. N. 的信裏說：

「人們至所謂『個人主義』只不過是使得個性減少的。」

（十）

植物類

遠望一柯蒿，

（池香楊）

歌語集

（池香楊）

陸路植物類

（納老）

本報現在已經刊出的長篇小說（種）並非吹牛，可算篇篇都是作「汗血寶」的個人春色，寫華秋猶鳳凰之陶留春草章刺，或爲富家公子，或爲名情閨秀，或爲妖姬蕩婦，或爲好情人，各有各的身分，各有各的姿態，若君若姬處處有精彩，惹人注意，有滋味，還真說一句話，可謂是「第一等好小說」，去先生的「人語花叢」，樂而不淫，開而不洩，開來的「虎窟以爲家」歡迎的人很多，也是一篇好小說，張伯子的「虎窟難」，目下只登了六回，以後情節愈緊，描寫愈酣，又是一篇好小說，讀得都稱滿意，本報約定的長篇小說，本來還有好水的「鐵血情絲」，薇蕤、拂雲生的「十里荒花夢」，續集，這部小說的正集，都因爲和三星書局有合同關係，正在交涉中，所以篇數暫時未便刊出，而且這已經收到的兩篇小說，小說一節部，人口早已遍過了，名叫「紅粉」，第一篇是煥亭先生所著，名叫「劍底驚聲」，有十萬餘字，諸位看了個書名，已覺得有聲有色，但恨本報是一張小報之物，篇幅不能把這般好小說一古腦兒，同時刊出，改革後的「第三篇」當照常繼續刊登之外，有一機會，或可增刊一篇，亦可知。

傑小者愛可雙篇張兩使之彼之  
 近如煙毛，開花金煙子，  
 結果賽蒲菊，  
 紅莖綠葉，  
 開花兒雪。  
 (十二)  
 三塊瓦，  
 蓋閒廟，  
 裏頭躲個白老道。  
 (蕪粒)  
 (橄欖)  
 化建設」上，看到  
 一篇從晨報上轉  
 載得來的關於「鄉  
 土」的文章。作者  
 就是葉仲雲，就是  
 發「中國本位的  
 文化建設」言，大  
 概已經忘掉了；「鄉  
 土」

平江不啻生向慳然者。所著儼義幾雄小  
 說，早已不脛而走。臉裂人口，印萬本  
 講義遍矣，書中多論外家工夫，及身  
 法、手法、步法、腿法，語皆香實，字字  
 有來歷。在內行兒之固然更趨於心，相  
 視而笑，即外行兒之亦可明悉來歷，留  
 齒笑。如術語，苟非真行家，領不能道其  
 更非浮光掠影，斷難識造者。所可同日  
 而語也。明義義雄傳內陳樂天所論苦與  
 樂一段，明透鋒鏘，可作當頭棒喝，不憚  
 許子之煩，特抄錄於下：

陳樂天云：「人所謂快樂，是極有限的，  
 是完全虛假的。就為人身的快樂，不過  
 是久長，而在快樂之中，仍是免不了有種  
 種苦惱。快樂之境已過，是更不用說。」

苦與樂 (上)  
 (道唯)

於是蓋化鶴而我而對我夫子，小子知之夫  
於誠所幸，金石亦謂無所益於我，則何以  
便利日者，余乃詳細參證諸於塔城，敬  
酒筵，敬聞，賜遺函內卷，而親爲之酬  
酢，名之曰聯遊之宴，伊人亦踴躍成雙  
，值初夜，御綺窗薄羅衫子，編髮成雙  
，辮分垂左右，而顰脂粉，謝珠玉，益  
清曉若迎蓮花，余乘輿將致殷勤，步趨  
隨侍，連應惟恐不周，轉感其身任何耶  
，而不復知所避忌也矣，因知伊許姓，小  
所的不適當，  
其他裝畫的不適  
，我雖然坐在前  
，而台階係不能  
聽得像上次那樣  
清楚，——據友  
說，這於東風扇  
許有點關係。

[illegible]

「再記娜拉」(續) (一會)

在這一幕實在不預尤其在這樣適興的  
備再奇書下去，總演出裏，更覺得道  
的，比上次的魏鶴幾乎是不能補償的  
的。對於了。

現在，且辭去  
些不管，就緒的演  
面說，這次的演

一頭，飲食與俱  
一，余姑聽此命  
晚，因極易此種  
自來，甚以為必  
往，詎停與此院  
亦奉認為奇，爭  
雖欠動，余姑  
不察所致，乃將  
十七歲友有笑  
者，七年，殆老  
禁萬之彈指焉。

偶或不見，除目覩其升屋外，必尋獲之。姑已家弄陳氏家有喜事，須往道賀，歸時必在深閨中，不合外出，以免婦孺尋覓之勞。不意傷風寒未愈，歲時已近午，乃更衣乘舟與之同遊笑矣余而出，出鳴鶴繞足而鳴，余不解其何意，門口之六色人等，見有衣冠客攜一貓至，皆驚視之，貓與人多大，因臥入衆中之生座下，信賴之樂興而來，乃因以典中，金豎與詩細細寄託母家新賽，於晚飯後抱之乘輿而歸，爲貓癢者，余不以爲意也。此貓與余作伴，猶恐病體復死，臨死時猶向余哀鳴者，余不作了解；就是對已。她是悲戀的，因爲她決不是個人主義；她不會達到個人所提出作爲目標的主張，怕也只是——易卜生決不是一格之可能的最完全標的東西——即個人的，而廣泛，完滿的聲援。

反的，他和個八主

非常快樂。他所快樂的。就是孔夫子所謂可夕死的知道。於是可知從聖道中求出來的快樂。纔是真快樂。

（八八）  
（樂梅子著）

這外觀顯露的如席，  
我覺得很可惜，事情，就是由於牠  
拖非但使我們看  
是非常地成功的  
了易卜生所寫的  
娜拉一，而且還  
我們看到了易卜  
在沒有字的地方  
刻露着的深邃。  
使我在每一次重  
易卜生的原作時  
候，深深地同體  
他所表現着的一  
切，因而對於原作

乎多了一層了解。

生使這所讀到時切切

第六回

楚尾吳頭模糊鄉夢  
山崩洛應澎湃江潮

誰知做官最忙時候，我父親偏偏指的是候補官，這一候，也不知道候了多少年頭，才得補缺，要是真箇做官吃飯，大家難道就餓了肚子，等補着了缺再買米下鍋才吃得飽，說句笑話，那裏能夠等到三年五載，怕官頭都打了鼓，做俸我父親打過幾身，身體特別結實，可以算得真正正軍中一條好漢，不比蘇州人連風風刮得倒的，因此他老人家，的露也特別長，我父親膝下之福，有現成飯在常道口，也就不必要等補了，缺才能生活，一運三十個年頭，好不逍遙自在，當官道，人無百歲好，花無千日紅，我祖父身子便是與結實些，活到了九十多歲可總不能再推了，暮然間便老命嗚呼，我父親是做慣了大少爺的，一旦失了靠山，